

玉带飘香

## 第一章 邀斗荒塚间

邙山位于河南省洛阳县东北，由函谷关可以直达，山虽不高，但区域颇广，邙山北端，古人通称为北邙山。

北邙山中尽多荒墓古塚，到处可见腐尸白骨，任由那日晒、风吹、雨淋，无人过问，颇令人有惨不忍睹之慨！

这夜，云层低垂，星月俱被遮掩，天空飘散着霏霏细雨，四周一片黑黝笼罩着整个北邙山，更增这北邙山的阴森恐怖气氛。

时间约莫初更刚过，北邙山麓，突然出现一高一矮两条黑影，冒着那迷雾般的细雨，免起鹞落，身形快似电掣，直扑山顶。

从这两人的轻功身法来看，虽然，那较矮的一个轻身功夫，似乎稍差，但，行家一看，就知道两人皆是武林高手无疑！

好快！只不过是眨眼间的工夫，这两条黑影，已经跃登上山顶，并立在竖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的墓地前。

那较小的黑影，俯身看了看墓碑上的字后，朝着身侧高大的黑影说道：“师父！这墓就是齐家墓，不过……”

说到这里略微一顿，又道：“那人柬邀师父今夜在此作了一了断，不知究竟与师父有何怨仇，师父心中可有些端倪否？”

原来，这一高一矮两条黑影乃是师徒二人。

徒弟的话声一落，接着便听得那被称做师父的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！这件事情实在蹊跷，为师的想了好久，始终想不出来是何仇家？不过依据那柬帖上的字迹来推测，为师的已断定对方必是个女人，但以为师生自行道江湖数十年，可说极少与人结仇树怨，尤其是女人，那更是……”

正说之际，蓦地划空响起一缕箫声，使他情不自禁地突然停口，脸露惊愕之色地侧耳倾听。

箫声悠悠传来，音韵铿锵，悠扬顿挫，启人遐思……

忽而，音韵趋转高亢，扶摇直上，犹如鹤唳长空，响彻云霄，又宛若铁马金戈，笳声遍地，充满豪壮杀伐之机！

俄顷，忽又转变平和韵调，宛似禅唱梵音，听者有若灵智陡生，心境空明……

渐渐，终趋低柔，犹如清溪流水，其声淙淙，又有若珠走玉盘，回旋夜空，历久方止！

箫声止后，立在齐家墓前的两个黑影——师徒二人，已经被奇异的箫声引入物我两忘之境，木然痴立！

此际，山下忽地出现四盏风灯，在这寒风细雨中，倏明倏暗地摇曳着，五条娇小的黑影，闪电般直向山顶扑来！

眨眼间，这五条娇小的黑影已到达山顶，一齐停身在先到的两个黑影——师徒二人的对面八尺远近！

在四盏风灯的亮光之下，双方均已看清对方的身形面貌。

只见先到的师徒二人，师父年约五六十岁，身着灰色长衫，腰下拴着一根三尺来长的旱烟管，这支旱烟管通体乌黑，不用问，明眼人一看就知，必是钢铁打铸无疑！四方脸，红中带紫，海口短髭，双眼精芒灼灼如电，威仪颇为逼人！

徒弟年约十四五岁，穿着蓝衫，背插长剑，白净的面孔，剑眉星目，精

光熠熠，相貌俊秀，只是满脸稚气未脱。

后到的五人，乃是四个侍女打扮，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女，手中各持一盏风灯，中间簇拥着一个身着紫衣的少女。

从这少女婀娜匀称的身材上看，顶多不超过二十岁，但一张粉脸死白，竟是毫无半点血色，活像是僵尸面孔！

在这遍山荒墓废墟，触目可见白骨，寒风细雨，鬼气森森的黑夜，若不是有四盏风灯照耀着，明知对方是人非鬼，乍见这张面孔出现，任是武林一流高手，要不为之毛发悚然才怪呢！

就这样，那师徒二人刚一看清楚少女的死白面孔时，心中也不禁悚然一惊，暗道：“这是谁？江湖上似乎没听说过……”

正想之间，忽听那紫衣少女冷声问道：“尊驾可是邙山烟叟于伍么？”话罢，双目冷芒似电地逼视老叟。

老叟双目精光灼灼地凝注着紫衣少女点头答道：“不错！老朽正是邙山烟叟于伍，姑娘何人？与老朽有何怨嫌，请道其详！”

紫衣少女先不答邙山烟叟问话，反问道：“尊驾是单人赴约，还是另邀有助手？”

邙山烟叟闻问不禁一怔，随即明白似地哈哈大笑道：“我于伍闯荡江湖数十年，自问向来正大光明，姑娘尽请放心，除了小徒龚钰之外，并未邀约他人，纵是姑娘来时，有所发现，亦与老朽无关！”

紫衣少女从鼻孔中发出一声冷哼道：“哼！这敢情好！”

邙山烟叟一生闯荡江湖，成名数十年，阅历何等深厚，闻紫衣少女之言，知道她意犹不信，脸色不禁微变！

须知邙山烟叟自行道江湖以来，生平从来不打诳语，言出必随，紫衣少女不信他所说，脸色怎得不为之微变！

邙山烟叟爱徒龚钰，年纪虽只才十四五岁，一身武学已得邙山烟叟真传，功力亦颇不弱，况终年随在乃师身旁，行道江湖，见识亦颇广博！

自从紫衣少女现身，说话声音冷峻，傲态逼人，再加上那一张颜色死白，毫无表情的脸孔，他小心眼儿中已是极端的不高兴！

这时，一听这紫衣少女竟然不信他师父的话，并还有轻视之意，小心眼儿中，不禁怒气顿生！

虽然，他也知道，这紫衣少女既敢邀约他师父黑夜在这齐家墓地里了断怨仇，当必身怀不凡的武学功力，否则，怎敢！

明知这紫衣少女不好惹，但龚钰是初生之犊不畏虎，何况心中怒气已生，忍不住一声喝叱道：“呸！我师父望重武林，生平不说诳话，你这丑八怪的丫头，竟敢目无尊长，轻视武林前辈……”

龚钰话声未完，陡闻一声娇喝道：“小鬼！你大概是吃了熊心豹胆了，竟敢侮辱我主人是丑八怪，如再信口雌黄，当心姑奶奶割下你的舌头！”

喝叱的乃是紫衣少女的四婢之一，也是四婢中年龄最大，四婢之首的小玲。

原来这紫衣少女复姓东方，芳名明珠，乃父东方昆，幼遇异人，学得一身奇绝武功，名震武林，掌中一十二双金梭暗器，手法高妙，堪称武林一绝，因此乃得神梭美号！

东方明珠家学渊源，一身武学功力虽不及乃父深厚，已得传乃父全部武学十之八九，四婢幼随小姐习练，经小姐耳提面授，加上四婢又均颇聪慧，

一身武学功力，也可说是已登堂奥，身手甚是不弱！

四婢名小玲、小兰、小翠、小玉。

东方明珠与四婢，名义上虽为主婢，实际上形同姊妹。

龚钰话未说完，蓦被小玲阻断，并且骂他小鬼，还要割下他的舌头，小心眼儿中不由怒气更盛，满脸上尽是鄙视不屑的神色，一声喝道：“臭丫头！别恬不知耻了，一张死人样的脸孔，好像刚从坟墓里掘出来的样子，那么难看，不是丑八怪，又是什么？哼……”

龚钰话意未尽，倏闻师父邙山烟叟叱道：“钰儿怎可无礼，还不与我赶紧闭口！”

龚钰虽然话意未尽，他可不敢不听师父的话，只得住口不说，一双黑白分明，星朗奕奕的眼睛，却是恨恨地瞪了俏丫头小玲一眼！

邙山烟叟喝住龚钰的话声后，立即朝着东方明珠微微一抱拳，说：“拙徒无知冒犯，尚请姑娘不要见怪！”

东方明珠望了龚钰一眼，从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冷哼！

邙山烟叟只作没有听到似的，续道：“姑娘贵姓芳名？与老朽究竟有何怨仇？请即直道其详！”

东方明珠倏地眼射精芒，有若冷电般地露出一片杀机，逼视着邙山烟叟说道：“姑娘名叫东方明珠，神梭东方昆乃是姑娘父亲，老贼！你明白了吧！”

东方明珠虽是语声颤抖，眼露杀机，但那张死人样的灰白面孔，仍旧是死板板、冷冰冰的，没有丝毫表情！

邙山烟叟闻听东方明珠报出姓名，不禁感觉诧异地“哦！”了一声说：“原来是东方姑娘，老朽实在不明白与姑娘有何怨仇？还是请姑娘直说吧！”

东方明珠见邙山烟叟诧异的神情，认为他是故意做作，企图赖帐，遂一声冷笑，喝道：“老贼！你别装佯了，三个月前，我父亲命丧这齐家墓地的一段公案，姑娘就不相信你会忘记得这样快！”

邙山烟叟江湖阅历深厚，闻话已明白东方明珠约他今夜在齐家墓地了断公案，这是一个可怕的误会！

虽然乍闻姑娘之话，心中不禁一怔，但随即神情泰然地说道：“此事老朽虽也曾微有耳闻，但并不明详情，而且也与老朽无关！”

东方明珠见邙山烟叟仍图抵赖，芳心暗道：“这老鬼不肯认帐，我何不将证物拿出来，给他看看，看他还有何话可说！”

芳心意念一动，立即探手入怀，取出了一把长约八寸左右的鱼鳞金刀，朝着邙山烟叟一晃，一声冷笑道：“老贼！这是何物？”

“啊！”

鱼鳞金刀，乃邙山烟叟名震江湖的防身之物，自己的东西哪有认不得之理，东方明珠甫一取出，邙山烟叟立即认出，正是自己之物！

是以，邙山烟叟乍见自己的鱼鳞金刀从姑娘怀中取出，不禁发出“啊！”的一声惊呼，愕然地退了两步，望着东方明珠颤声问道：“这……把鱼鳞金刀正是老朽行道江湖防身之物，不过，数月前忽然遗失，但不知姑娘从何处得来？”

东方明珠见邙山烟叟这种惊愕神情，芳心也不禁为之一怔！但也旋即淡然，当然，在她的心目中已经认定邙山烟叟即是她的杀父仇人！

只听东方明珠惨然一声冷笑道：“老贼！我父亲就死在这把金刀之下，如今物证在目，你还能抵赖得掉么？”

邙山烟叟这时已经知道，这把金刀的遗失并非偶然，乃歹徒的移祸江东之计。

当然，这移祸于自己的歹徒，必是自己的仇家但不知这仇家是谁呢？

东方昆在武林上并非泛泛之辈，乃当今武林高手，一身武学功力均颇深厚，与自己可能只在伯仲之间。

对方既能窃去自己的鱼鳞金刀，并毙东方昆于这把刀下，显见这人的武功身手，均极不凡！

这人既是不凡武功身手，与自己有仇，何不干脆直截了当地找自己结算？为何要做这种移祸江东的狡计呢？……

邙山烟叟虽然江湖阅历深厚，对此也不禁感觉异常迷惑，难猜！难测！

鱼鳞金刀乃自己之物，东方昆死在这柄刀下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，也是无可辩解的事实，纵是说得唇焦舌惫，东方明珠又怎能相信？

是以邙山烟叟此际只有瞪着眼望着姑娘发怔的份儿。

只见东方明珠咬牙切齿地恨声说道：“老贼！大丈夫敢作敢为，何须藏身缩尾，不敢承认，如今金刀乃是铁证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！”

说着，东方明珠声调忽变，倏地惨然厉声喝道：“血债血还，老贼！纳命吧！”

话未落，娇躯微扭，手中鱼鳞金刀划起一道金虹，电疾般直向邙山烟叟腰际刺去！

出手快捷，身形利落，真是有若飘风闪电，家学渊源，身手的确不凡！

邙山烟叟心头一凛！连忙身形一晃，疾退八尺！

东方明珠一击不中，莲足一顿，衣袂飘飘，一声娇叱，金虹暴射，跟踵疾扑！

东方明珠家传武学，身手虽是不凡，但邙山烟叟乃江湖成名人物，数十年功力，何等深厚，东方明珠怎是敌手？

不过邙山烟叟已知这事出于误会，东方明珠虽然猛攻疾扑，出手狠辣，但他又怎能和姑娘一般见识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与姑娘动手，万一收招不住，失手伤了姑娘，不但落个以大压小的骂名，同时如何向江湖朋友交待？

是以，他对东方明珠的攻招，只是展开身法闪让，始终不予还手！

一个是志切亲仇，死命狂攻，出手招式，招招狠辣，无与伦比！

一个是为了数十年名望声誉，尽管对方出手招式狠毒，始终不肯与敌，只是凭着超绝的轻功，飘忽的身形闪避躲让！口中并且不断地喊着：“姑娘！请且停手，姑娘！请且停手！”

“父仇不共戴天。”仇人当前，东方明珠这时已红了眼睛，如何肯停手，尽管邙山烟叟喊得唇焦舌燥，只是充耳不闻，八寸长的金刀，更是招招指向邙山烟叟的要害，拼命猛攻不休！

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，邙山烟叟修善再好，哪经得住东方明珠这样不可理喻，招招狠辣的招式一再相逼，也不禁心生怒意，觉得忍无可忍，不由得长眉倏挑，喝叱道：“娃儿！你这样不分皂白，是真要迫老朽出手么！”

东方明珠一面继续不停地拼命狂攻，一面冷声喝道：“老贼！今夜姑娘要不将这老贼击毙刀下，何以能安慰亡父泉下英灵！废话少说，你还是纳命吧！”

邙山烟叟见东方明珠简直不可理喻，不禁被迫出真火，气充心窍，陡地一声喝道：“丫头！你这样横蛮不讲理，可就怪不得老朽要以大压小了！”

喝声中，身形微长，长衫飘飘，身法顿变，双掌挥舞间，竟展开了三十六路大擒拿，夹以空手入白刃手法，疾电般向姑娘反攻过去。

一出手，就是接连三招猛攻，这三招不但威势凌厉，更是快捷绝伦！

须知邛山烟叟在当今武林中，已是一流高手，一身武学功力已臻炉火纯青之境，颇为深厚，东方明珠如何能经得起他三招快捷的猛攻！

三招急攻之下，东方明珠立即被迫退了两步。

这一来，东方明珠不禁更加急怒攻心，一声娇叱，八寸鱼鳞金刀舞起一道耀眼金虹，揉身进步，直戳邛山烟叟胸膛！

邛山烟叟一声冷哼，双掌齐出，一招“撞钟击鼓”，拿腕打肩！

就在此际，蓦闻一声朗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喝声刚入耳，陡觉一股柔和的劲道自斜里向二人中间袭到，只迫得二人立足不住，连连退出数步，方始拿稳！

二人均不禁霍然大惊！一齐注目朝这柔和劲道袭来之处望去！

只见一个身着玄色襦服，腰系一枝玉笛，头戴玄色文生巾，年纪约在二十左右，相貌俊秀，神情飘逸的少年美书生，右手轻摇折扇，面露微笑，神态傲然地缓缓步向二人中间伫立！

细雨纷落的寒夜，这书生还手摇折扇，未免有点太过份了！

邛山烟叟一见这少年书生神情气态，心中感觉十分诧异，满脸尽是惊奇之色，双目精光闪闪地凝视着书生发怔！

东方明珠心中虽也感觉惊异，但她那死灰般的面孔上却依然没有丝毫表情！

东方明珠幼失慈母，在其父东方昆宠爱娇纵下长大，致养成一种高傲自负的习性，一见这少年书生神情傲然之态，芳心中不禁微泛愠意，一声娇叱道：“喂！你这书呆子来此做甚，还不赶快与我走开，难道想作死不成！”

那书生对东方明珠的话好像没有听到似的，只是摇头晃脑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自古迄今，历来不变，你争我夺，大部均是为此！”

自语着，忽地朝东方明珠粲然一笑，朗声问道：“姑娘！你们二位在此生死相拼，倒是为了财呢，还是为食啊？”

这少年书生的粲然一笑，只笑得姑娘的芳心情不自禁的“扑”地一跳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，但，那话语却又使姑娘芳心生恨！

只见姑娘秀目陡地一瞪，精光似电，娇叱道：“哪来的狂生，竟敢在姑娘面前疯言疯语的，还不与姑娘快滚！”

忽听那书生哈哈一声朗笑，笑声清越高昂，震人心弦，回绕空际！

笑声甫落，倏地面色一沉，正容说道：“姑娘这么不分皂白是非，放弃真正仇家不去找，只凭着一把金刀，硬说一个不相干的人，是杀你父亲的仇人，这样你不觉得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难瞑目么？”

书生说到这里，略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像你这么横蛮不讲道理，在下虽然不愿与你一般见识，但依在下一贯作风，最少也该给你一点苦头吃吃，以为警诫。只是，因你志切亲仇，情有可恕！至于你那杀父的真正仇家，在下倒曾亲眼目击！……”

书生说到这里，忽地住口不说，只把一双朗若寒星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明珠。

东方明珠对书生这种狂傲凌人语气虽然极为不满，芳心异常忿怒，但因

书生说出曾目击杀害她父亲的真正仇家，芳心不由一动，遂仍忍住，没有发作，只把一双秀目凝注着书生的俊面，静待继续说下去，说出杀害她父亲的真正仇人是谁。

邛山烟叟一听书生知道杀害东方昆的贼人是谁，心中不禁大喜过望，连忙朝书生抱拳一拱说道：“少侠既知东方明珠真正的仇人，请即直接说出，不但可免使老朽遭蒙不白之冤，且也可使东方姑娘手刃血仇，安慰东方昆泉下之灵，此拳非仅老朽与东方姑娘感激，即使东方姑娘父亲泉下英灵亦必感激少侠之恩不尽矣！”

书生傲然一笑道：“要在下说出杀害东方昆之人是谁并不难，但在下却有一个小小的条件，作为交易，所谓两得其便，不知两位意下如何？”

东方明珠一听书生好像谈生意似的，意要以条件作为交易，芳心不禁很是愠怒，小嘴儿一撇，面上仍是冷漠得不带丝毫表情，一声冷哼道：“瞧不出你这副书呆子模样，生意经倒好像很精通呢，姑娘尚不愿与你交易，你又将如何？”

书生不假思索地一笑说道：“很简单，在下就且作壁上观，让你们二位继续冤冤枉枉地打上一场再说！”

邛山烟叟对书生这种以条件交易，却暗含有要挟的意味，心中不禁颇不赞其所为，但也无可奈何，略一思忖后，只好笑说道：“阁下将欲以何条件交易？不妨先说出来听听看，只要合乎情理，老朽等力所能及，当无不可！”

书生望了邛山烟叟一眼道：“你一人愿意何济于事，东方姑娘不愿又将奈何？”

说道，星目还望了东方明珠一眼。

东方明珠乍听书生说，曾经目击杀父凶手，芳心虽然将信将疑，但姑娘本是个冰雪聪明的人，略一沉静回想，发觉邛山烟叟乍闻自己指认为杀父仇人，以及出示金刀后种种诧异神情，愕然的态度，的确有些见蹊跷，可能真的不是邛山书生说出要捕捉已成气候的“百毒玉蜚”，在东方明珠听来还不觉着怎的，但那见闻广博的邛山烟叟却不禁悚然一惊！

暗忖道：“百毒玉蜚，乃天下间三种绝毒毒物之一，这书生为何要冒险捕捉这罕世毒物？何不问问。”

心念一动，立即望着书生问道：“百毒玉蜚乃罕世绝毒之物，阁下捕捉它何用？能否见告么！”

书生望了邛山烟叟一眼，又恢复先前那副冷傲神态，冷然说道：“个中情由，请恕在下不便奉告。”

邛山烟叟碰了个钉子，不禁默然！

书生忽又问道：“二位能相助与否，请即明言。”

邛山烟叟道：“因为此物太毒，阁下不肯说出捕捉它的用途，老朽实在未便……”

邛山烟叟说到这里，便倏地住口没有说下去，只把双眼精光灼灼地凝注着书生。

书生见状似乎已知其意，不由朗声一笑道：“这个敬请放心，在下虽然因故不便奉告用途，但决不会凭仗此物害人！”

邛山烟叟点点头道：“好！阁下既如此说，老朽当与东方姑娘相助阁下一臂之力，代为守护意外干扰！”

书生这才欣然色喜道：“那么，我们这桩交易就此算是谈妥了。”

忽然，书生好像发觉什么似地，脸色倏变，说道：“不好！”

说着，便朝东方明珠与邛山烟叟二人急道：“二位请快随我来！”

话落，身形猛长，也未见他如何作势，已若脱弦弩矢般地射起，落地竟已在十丈开外！烟叟所为！

若果是邛山烟叟所为，以邛山烟叟的为人，以及在江湖上的声名，何必抵赖不认账呢？

姑娘心中这么一想，便巴不得书生赶快说出杀死她父亲的真凶的姓名，俾好去找那真凶替亡父报仇！

只是书生要以条件交易，芳心甚感不满，加上书生那傲气凌人的态度，看来甚不顺眼，复以刚才话已说出，女孩儿家与生俱来的骄傲与矜持，使她不好意思向他请求说出！

邛山烟叟闻听书生这么一说，不禁转脸望了姑娘一眼，忽地向姑娘抱拳一拱说道：“姑娘！为欲寻出杀害令尊的真正凶手，望姑娘先答应少侠，待他说出条件后再谈如何！”

东方明珠于是便也就趁机转圆，螭首微微一点道：“好罢！看在老伯金面，答应这狂生就是！”

东方明珠这时也已明白邛山烟叟并不是她的杀父仇人，实在是一个误会，对邛山烟叟芳心甚感歉然，于是便改口称呼邛山烟叟为“老伯”。

邛山烟叟遂望着书生说道：“东方姑娘也已答应，阁下的条件请即直说吧！”

书生望着邛山烟叟与东方明珠二人微微笑道：“其实说出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条件，只因在下要捕捉一对已成气候的百毒玉蜚，需人代为守护，以防外人干扰！”

书生说到这里，忽地一饮狂傲之态，星目中神光一闪即逝，望着二人肃容说道：“不知二位可愿协助在下一臂之力！”

书生星目神光虽然是一闪即逝，但东方明珠和邛山烟叟二人均不禁心头一震！暗道：“这书生好精深的内功！”

书生这种轻功身法，东方明珠与邛山烟叟看得均不禁为之咋舌！

邛山烟叟望着东方明珠道：“东方姑娘！我们赶快追上去！”

话未完，右手挽龚钰，身形已疾纵跃起，向书生去处追去！

东方明珠与四婢亦即连忙各拧娇躯，纵身跃起，紧随邛山烟叟身后。

二男五女七人，展开身形，接连几个起落，已出去四五十丈。

正往前疾驰间，忽闻前面传来喝声道：“老鬼！小爷为着这对东西，在这荒墓废墟之地已经守候了好久，你想捡便宜，那可不成！”

喝声朗朗，音韵铿锵，中气充足，显然为一内家绝顶高手。

邛山烟叟闻声，就已辨出是那书生的声音，心中不禁一凛！暗道：“这书生究竟是何来历？年纪轻轻，就有如此深湛内功，又为何要捕捉这对百毒玉蜚？”

正思忖之间，忽又闻一个苍劲的声音嘿嘿笑道：“小酸丁！百毒玉蜚乃无主之物，人人可捕捉它，你凭什么要独占，再不识相，可别怪我蜈蚣毒叟心狠手辣，毁了你！”

邛山烟叟不禁悚然一惊！暗道：“蜈蚣毒叟乃武林四毒之一，一向霸居西南苗疆，这魔头什么时候竟跑到中原来了？”

这时，东方明珠贴身四婢手中持着的风灯，早经吹熄，虽然四周一片漆

黑，尚幸各人内功均皆不弱，一两丈之内的事物尚可辨认！

邨山烟叟身形略停，转身对东方明珠悄声道：“姑娘！请随老朽身后小心前行，切不可大意带出声息，以免被老魔发觉！”

东方明珠螭首一点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于是，龚钰，东方明珠及四婢等，立即皆屏声静息，鹭伏鹤行，紧随邨山烟叟身后小心前进。

到达距书生与蜈蚣毒叟立处的约莫二丈左右，恰巧有一座颇大的古墓，正可隐藏七人身形。

七人隐身古墓之后，凝运目力望去。

只见书生对面丈余之地，站着个瘦骨嶙峋，形似僵尸般的老叟，目射冷芒，灼灼似电，背后斜插着一柄蜈蚣钩，那形状颇为怕人！

陡闻书生一声冷笑道：“蜈蚣毒叟的名头，只能吓唬一些化外苗人，焉能吓唬得了我这小爷，我看你还是依着小爷的良言相劝，回你的苗疆去吧，不然，惹恼了小爷，管教你今夜来得去不得！”

蜈蚣毒叟闻言不禁大怒，声若夜枭鸣叫般地一阵磔磔怪笑，喝道：“小狗！你是何人门下？敢于这样狂傲目中无人！”

书生一声冷嗤道：“小爷是何人门下，凭你这种化外恶魔也配问么！我看你还是识相点滚回苗疆为妙！”

蜈蚣毒叟乃当今武林一魔，双煞三怪，四毒，十邪中四毒之一，一身功力已臻绝顶，在当今武林中，乃可数的顶尖高手，普通一般江湖人物，遇上这些十邪中的魔头，避之犹且不及，这书生真可说是胆大包天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口发狂言，不把这魔头放在眼内，未免太也不知死活了！

邨山烟叟暗地里不禁为书生捏了一把冷汗！

这里邨山烟叟在替书生暗自担心，但书生仍是那么手摇折扇岳峙渊亭的伫立场中，神态傲然，从容自若，对当前的蜈蚣毒叟好像无视，根本就没有放在眼内！

蜈蚣毒叟纵横武林，称霸西南苗疆三四十年，生平何曾受过别人这等轻视？闻言连心肺都几乎被气炸，不禁恶念陡生，杀机顿起！

只见他双目凶光倏地暴射，一声厉喝道：“小狗！你有多大功力，敢对老夫这等无礼，今夜要不将你这小狗毙命掌下，老夫就不必称十邪中的人物了！”

书生傲然一声冷笑道：“凭你也配！”

蜈蚣毒叟猛地一声暴喝道：“不配！你就先接老夫一掌试试！”

喝声未落，双掌猛地一挫，交相拍出，刹时，立见一股强劲无俦的狂飚，夹着中人欲呕的奇腥异臭，直向书生撞去！

书生乃一位武林异人传徒，经异人十五载调教，一身武学功力，不但尽得那位异人依钵真传，且因天生根骨禀赋绝佳，更曾巧获奇缘，已大有青出于蓝之势！

故书生年纪虽轻，其一身武学功力已臻绝顶化境，只差生死玄关任督二脉未通，如若生死玄关任督二脉一通，则其内力就有如长江大河，生生不息，永无止境！

不过，就以目前的功力而言，当今武林顶尖高手，能与其抗衡者，为数已属不多！

书生不但功力高绝，人更机警极端，蜈蚣毒叟目射凶光之际，他就已暗

中留神戒备，知道蜈蚣毒叟已经是急怒攻心，心生恶念，只要一出手，必然是毕身功力凝聚的蜈蚣毒功！

蜈蚣毒叟掌才推出，书生一闻腥味，立知自己所料不错，不由剑眉一掀，一声冷哼，晃身就向腥风狂飚中扑入！

这时，书生已将武林奇学，玄门乾元罡气，连护周身要穴。

天下哪有这样打法的，万钧无俦的掌劲，夹劲风狂飚袭到，不但不闪身避让，反而晃身扑入，这岂不是找死！

邙山烟叟与东方明珠等人，看得不禁心头一震，暗喊道：“完了！”

蜈蚣毒叟心头不禁狂喜，暗道：“好小子！你也太狂傲不知死活了，不要说我蜈蚣毒叟毒功中人无救，就凭我这内家掌力，要不把你震成碎块才怪呢！”

然而，书生岂是傻子，若不是确有所恃，制胜把握，怎敢？

书生掠扑入腥风狂飚中，右臂倏伸，骈指疾点蜈蚣毒叟胸口。

不但身形快得出奇，出手更是疾若电掣！

别看蜈蚣毒叟身列十邪之一，乃当今武林一流高手，但在书生这种诡异神化奇快绝伦的攻招下，别说是闪身避让，连念头都没有来得及转一转，胸口已被书生点中！

书生这一指岂是等闲，乃武林奇学“乾元指功”。

“乾元指功”无坚不摧，纵是精钢被点上一指，亦必裂成数块，何况是人？

蜈蚣毒叟虽然内功深厚，到底是血肉之躯，如何能承受得了，“乾元指功”的一击，只听得他一声惨叫，心脉已被震断，七孔流血，横尸当地，这个生平作恶多端的毒魔头，就这样了账了！

书生一指点毙蜈蚣毒叟，可把两丈外伏在古墓后的邙山烟叟等男女七人，一齐惊得呆住了。

这是种什么功夫，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！

邙山烟叟心中忖道：“从这书生文质彬彬的外形上看来，神色之间，虽然傲气逼人，相貌生得英俊秀逸不凡，但怎样也看不出来，是个具有这种超人身手奇学的武林能手，身怀奇学，而能不露于形色，其内家功力显然已练达‘六合归一’，‘深藏内蕴’，武术中所说的内家最高化境……”

邙山烟叟正思忖之际，蓦闻书生望着邙山烟叟等人伏身之处，朗声喊道：“如今已没事了，各位请出来吧！”

邙山烟叟闻喊，立即当先现身掠出，向书生抱拳一拱说道：“少侠神功盖世，实令老朽钦佩之极，但不知可否赐告姓名师承？”

说罢，双目精光灼灼，注视书生。

书生神色冷然地微一沉吟道：“在下何天衡，至于师承日后当知，请恕在下目前未便奉告！”

说着，星目微转，望了东方明珠等众人一眼，又道：“百毒玉蜚乃超绝尘寰的毒物，现在出洞在即，为各位安全计，请远离五丈以外，各寻地势掩蔽住身形，暗中警戒，代在下守护，阻止意外干扰偷袭，在下大功告成，当即将杀害东方昆之真凶相告……”

正说之际，忽闻“啾”的一声鸣叫，发自左侧丈外的一座古墓中，声音凄厉，令人毛发悚然！

何天衡星目神光忽射，俊脸现露紧张之色，急道：“毒物出穴在即，各

位请速退！”

大敌当前，就如先前的蜈蚣毒叟，对峙相立之时，何天衡神色从容自若，直若未睹，这时，刚闻叫声，何天衡竟现紧张之色，由此可见，这“百毒玉蜚”较一个武林一流高手，还要难以对付！

邛山烟叟见何天衡如此紧张神情，哪还敢怠慢，连忙各纵身形，接连两个起落，跃出六丈左右，各觅地势，掩蔽住身形，撤出随身兵刃，全神贯注戒备！

邛山烟叟等诸人纵身跃开，何天衡立即燃起一只火捻，放在地上，退身七尺开外面对着发声的那座古墓盘膝跌坐下，又从怀里掏出一物塞入口中，双目神光电射，全神凝注着那座古墓！

此际，霏霏细雨早歇，只有寒风依旧，虽不猛烈，但也够人受的！

北邛山古墓荒冢遍地，本就阴气森森，异常怕人，何况是在这阴霾密布、漆黑的寒夜，更增恐怖气氛，令人寒粟！

陡然，四周的蔓草丛中，响起一阵沙沙的声音，蠕蠕游出成千的毒蛇，分自四面八方缓缓朝着那座古墓游去。

说来也令人难信，一群毒蛇游经何天衡身侧时，竟都宛似不觉，毫不停留地游向古墓。

群蛇游至古墓前五尺左右，就再不前进，各自盘缠一堆，好像在等待什么似地静伏在地上悄然不动！

这时，忽又闻得“啾”的一声刺人心弦的凄厉的鸣叫，发自那古墓中，接着便见古墓的穴口冒起一团白雾，紧随着白雾之后，两只尺多长，状似壁虎，浑身雪白的四脚怪物，已出现在古墓穴口处。

当然，这对四脚怪物，便是那绝毒尘寰的三种毒物之一的百毒玉蜚了。

只见这对百毒玉蜚，出穴之后，腹部不住地鼓动，口中不断喷出丝丝白雾似的毒气！

这毒气，不管你是内功如何精深，只要闻上一点，立即便会头晕欲呕，渐渐心脏麻痹而死，端的剧毒异常！

所幸邛山烟叟等七人均距离六丈开外，不虞中毒。

何天衡虽然距离很近，但他已事先在口中含着解毒灵丹，故百毒玉蜚所喷雾虽毒，并无妨碍！

两只百毒玉蜚闪动着四只精光灼灼的小眼睛，觑定群蛇注视了半晌，霍地窜入群蛇之中，各自择了一条三尺来长金光闪闪的小蛇，一口咬住七寸要害。

其余群蛇见状，立即如获大赦般地，掉头鼠窜飞快地游走，刹那间，一条不剩！

邛山烟叟等目睹这种奇景，不由暗叹天地间造物之奇，确是不可思议！

群蛇已走，古墓前只剩下两只“百毒玉蜚”在蠕蠕吞食那两条小金蛇，同时口中不住“啾啾”连声，状似极为得意！

何天衡跌坐地上，神情分外显得紧张，一双眼睛始终眨也不眨地全神贯注两只玉蜚身上，蓄势待发！

转眼间，两只百毒玉蜚已将金蛇吞入腹中，昂首发出“啾”的一声眸利的怪叫，四只眼睛，忽地灼灼地注视着何天衡面前七尺远处地上，已快将燃尽的火捻，略微迟疑了一下，便缓缓朝火捻处爬去。

何天衡心中不禁大喜，也就越发凝神贯注！

哪知，两只百毒玉蜚爬至距离火捻尚远五六尺时，忽然一阵寒风到来，刮得火捻突然一暗！

这两只百毒玉蜚气候将成，已具灵性，见状陡然惊觉，似乎知道不妙，急掉转头，身形一躬，就要向墓穴中窜去！

何天衡本恐一击不中，再想捕捉就困难了，所以才意欲用火捻将它们引至距离较近处下手！

岂料，天不作美，变生意外，燃得熊熊的火，忽被一阵风吹得几乎熄灭，使两只毒蜚惊觉转身欲逃！

机会难再，稍纵即逝，何天衡怎肯让它逃去，但见他两臂陡伸，左右双手食中二指，并指疾向两只百毒玉蜚凭空点去，同时，口中一声暴喝道：“孽畜！哪里逃，着！”

暴喝声中，只见他双手食中二指之间，电掣似地射出两缕丝丝白气，猛击两只毒物，扑扑两声，两只毒物同时均被击中。

虽是击中，但却无济于事，两只玉蜚只不过是击翻了个身而已！

何天衡见无坚不摧的“乾元指功”，并未能将两只玉蜚制住，心中不禁一惊！

心中虽然一惊，手底下可不敢怠慢，猛提一口真气，“乾元指功”再度发出！

就在刻不容缓之际，陡闻两声金属物叮 交鸣响声，一条白影，夹着两点金虹，自百毒玉蜚藏身的古墓之后，疾射而出，一晃即逝，只留下丝丝馨香，随风飘荡空际！

何天衡微微一愣！急以全力疾向两只百毒玉蜚击去，同时身形也跟踪扑出！

这次全力一击，虽然是奏了效，但定睛看时，何天衡不禁傻了眼！百毒玉蜚只剩下了一只，另一只已经不翼而飞了！

何天衡知道是被人捡了便宜，不禁气得剑眉直挑，但亦无可奈何！

因为他不但不知道是被谁得了去，而且除了刚才曾看见一条一晃即逝，丈许长的白影夹着两点金虹，和闻着一丝淡淡馨香之外，连人影也没有看到嘛！

由此可见，捡便宜这人的身手之高，确实不可思议，照这种快捷利落的情形看来，身手纵不比他高，起码也决不会较他低！

不过，话回过来说，捡便宜的那人没有两只一齐劫走，还留下了一只，总还算是不错的了。

何天衡从怀中取出一把长约七寸带鞘的匕首，匕首出鞘，寒光一闪，照着百毒玉蜚的腹部软处，一戳一挑，一颗鲜红欲滴的盈寸丹珠，随着匕首挑出，毫不迟疑地塞入口中吞下。

丹珠入口，立即将匕首纳入皮鞘收起，盘膝跌坐地上，闭目垂帘，调息运功，化丹毒，使与本身真元汇合。

这时，邛山烟叟等七人，已皆各纵身形跃出，围着何天衡四面伫立，凝神戒备以防外来的侵袭！

俄顷，何天衡已运本身精淳的内功，化尽丹毒，使丹气与本身真元汇合，走遍周身奇经八脉，行三十六关，直上十二重楼，周而复始，接连运行了两周天，一直到感觉浑身百脉舒畅，真力充沛，知道功力已经激增数倍，这才收功，气归经，血归脉，星目微睁，神光一闪即逝，俊脸现露喜容，含笑起

立。

何天衡身方起立，邛山烟叟就立即脸含愧歉之色地抱拳一拱说道：“老朽等有负少侠所托，实感愧甚，尚望见谅是幸！”

何天衡微喟了一声道：“来人身手太高，这事焉能怪得了你们几位，不过……”

欲言又止地望了几人一眼，摇摇头，嗟叹连连，惋惜不已！

邛山烟叟听何天衡口上虽说不怪他们，但那暗自嗟叹惋惜的神情，显然心中对另一只百毒玉蜚被人暗中做了手脚劫去，很是难过！

须知邛山烟叟乃是个个性豪爽的正直之士，何天衡如果责怪他几句，他心中还不觉着什么，何天衡不怪他，反而令他感觉不是味道，觉得有负所托，甚为不安！

不过，他心中感到很是奇怪，虽然他江湖阅历深厚，见闻广博，并且知道百毒玉蜚乃天下三种绝毒的毒物之一，但却不知道何天衡对这种毒物为何这等重视。

况从何天衡刚才一招毙杀蜈蚣毒叟的身手，以及捕捉百毒玉蜚时，双手指间发出的白气看来，显然身怀罕世奇学！

不但身怀罕世奇学，而且从他的神情举止上看来，分明功力已臻“六合归一”，“神光内蕴”的，内家最高境界！

内家功力既已练达这种境界，为何还要吞食这种天下绝毒物的毒丹？难道他身中何种剧毒，须此毒丹中和所中剧毒，以毒解毒么？

果如此，一颗毒丹已够，对另一颗毒丹的失去，又何必恁地惋惜难过呢？

东方明珠自何天衡一现身，除了对他那太过冷傲狂妄的态度，芳心有点不满之外，其实并没有其他太坏的印象，不但没有太坏的印象，并且还有点儿喜欢他呢！

这时，她对何天衡那冷傲狂妄的态度，不只是已不再存有不满之意，而且觉得是应该的！

因为她对他的武学功力，已佩服到心眼儿里去啦！

也只有具有这种出神入化武学功力的人，才配有这种冷傲狂妄的态度！

女孩儿家的心理，就是那么的难以揣摸，像谜一样的难测难解。

在她看着你不顺眼的时候，你的一举一动，在她的眼睛里看来，都是不屑的，下流的！

相反地，当她看着你顺眼，对你产生着好感的时候，你的一举一动，她不但认为都是恰到好处，哪怕你在她面前说上一句最粗劣的话，她也会认为这是一种风趣，男人应有粗犷的本色！

唉！女孩子的心理呵！真矛盾！

东方明珠虽是一个个性素向高傲的武林女儿，但她毕竟总是女孩子，是女孩子，就脱不了这种矛盾心理的范畴！

在这种矛盾心理的范畴下，是以，东方明珠觉得何天衡那俊秀的丰神，应该有着潇洒脱尘的气度，以他那高绝的武功，才配有那种冷傲狂妄的态度！

总之这时，在她的眼睛里，何天衡的一举一动，一切都是对的，合理的！

何天衡嗟叹、惋惜、难过的情绪，好像传染了她，芳心里觉得也很难过！

但，如果这时有人突然问她为何难过，她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！

当然，她难过决不是为她自己，而是替何天衡难过！

她替何天衡难过，是在芳心深处，面孔上仍旧是那么死板板，冷冰冰的，

没有丝毫的表情！

由于何天衡的难过，而引起了一阵沉默！

片刻的沉默，东方明珠的芳心里却宛如过了半个世纪那么久！

终于，也不知道她是忍不住那沉默，抑或是忍不住心底的那份难过，幽幽地叹了口气！

叹了口气，心里似乎觉得舒服多了，轻移莲步，缓缓地走近了何天衡一步，那明澈似水的秀目里，射出两道柔和的光芒，望着这个她芳心里暗暗喜欢的少年美书生，柔声说道：“何少侠！百毒玉蜚虽是天下绝毒的三毒之一，但也并不是什么稀世异宝，何必这么想不开，为着它难过作甚呢！”

声音不但柔和得令人沉醉，而且有如黄莺轻鸣歌唱，婉转悦耳之极，更且充满着难以言喻的关切，真挚的感情！

不过，遗憾的是，那张死板板的面孔，依旧是冷冰冰的不带丝毫感情！

何天衡虽然个性冷傲狂妄，但，那只是他的外形，况他又是个血性刚强，至情至性的青年！

他不但情感丰富，而且远胜常人，只不过深蕴不露而已！

人非木石孰能无情？

何况这种关切，情感真挚的语气，又是出自于一个少女之口，虽然她并不漂亮，尤其是她那张冷冰冰，死板板，令人乍看木然的面孔，实在不敢恭维！

但，真情是多么得难得可贵啊！

虽然如此，但何天衡是个情感内蕴，极其不容易动感情的人！

感情虽然不容易行动，不过却也略敛冷傲之态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东方姑娘！非是在下想不开，在下为获得这对毒物，已在这鬼气森森的墓地中，守候了三个多月，如今不但被人捡现成弄了一只去，并且连人影也未看清，不啻是栽了个大跟斗，姑娘请想，在下如何肯甘心，又如何不难过呢！”

“哦！”

东方明珠轻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原来为着这东西，你竟在这里守候了三个多月之久了？”

何天衡道：“要不守候三个多月，令尊被何人所杀害，在下又怎会知道呢！”

东方明珠感觉奇怪地问道：“这东西除了毒之外，还有什么用处呢，你竟在这里花费三个多月的时间守候它们，难道你是要练一种什么毒功么？”

何天衡知道姑娘不懂这千年百毒玉蜚内丹的功用，才会这么问。

其实这东西的功用，除了武林五奇中一二人外，当今武林中可说绝少能知！

于是便朝姑娘傲然一笑，重又恢复那狂放傲态，说道：“姑娘！并非是在下口发狂言，一举当今武林，能知道百毒玉蜚，除了它本身的剧毒之外，还另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功用的人，为数实在不多！”

这时东方明珠对他的狂放态度，已存着另一种观点，因此，丝毫不以为意，相反的，在她本身，却一反往昔对人骄傲冷峻的态度，虽然面孔仍是冷冰冰的样子，但在语调上可以听得出来，她变得柔和了。

妙目透出了一种求知的奇异的光芒，凝视何天衡的俊面，娇声问道：“究竟有什么功用呢？”

何天衡星目中忽地射出两缕冷然的光芒，望了邛山烟叟与东方明珠及众

人一眼，这才朗声说道：“世人只知百毒玉蜚乃天下三种绝毒的毒物之一，如能提出机体内毒气毒液，炼成毒器兵刃，或是毒功，伤敌无救，但岂知如活至千年，体内毒气毒液自行在腹中凝成一粒毒丹，也就是道家所说的一种内丹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忽地顿口停住，星目中两缕冷芒，重又扫视了众人一眼。

此际，邛山烟叟等男女七人，一个个都睁大一双眼睛，凝望着何天衡的俊面，全神贯注地静静谛听着。

只听何天衡又道：“这种毒丹乃天地间异宝，练武的人若能服食一粒，使与本身真元合一，不但不畏任何毒功，百毒不侵，并且可抵一甲子的功力，若能服食一对，则功效更大，除了功力突增两甲子以上外，且能返老还童，青春永驻，‘任督’二脉立可自通，直达玄关之上，稍假时日苦练，即能攻通玄关，上透泥丸，而臻达驭风飞行，瞬息五里，以意克敌，劲发无形，伤人于百步之内，武术家的最高无上的玄通化境！”

说至此，何天衡轻轻地吁喟了一声又道：“佛家有言，人生因缘前定，因因果果，人皆各有，决非人力可予强求，假若不是，在下三个多月时间的苦心相守，何以只能获得其一，是故，只能怪在下福缘浅薄，因果注定，何能怨怪各位守护失职，况以来人这等高绝的身手，纵是各位有所发现，亦必无法阻其下手，只是不知这人是谁？因为在当今武林中，知道此毒丹功效的人，除了五奇的二三奇之外，实鲜有人知，至于十邪，他们可能只知毒为剧毒，并不知毒丹是为武家异宝，是以，在下颇为惊奇怀疑！”

邛山烟叟，东方明珠等人听完何天衡这番话后，这才知道，这百毒玉蜚的毒丹，较武林传说的“灵芝”、“何首乌”等天生灵物，功效尤大，尤为珍贵难得的异宝！

各人心中都不禁暗代何天衡惋惜，但却无话可慰，默然地垂下头了！

这里面心中感觉最难过的，要算是东方明珠了，因为她芳心里已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冷傲狂放，英俊不群的美书生——何天衡！

何天衡一见各人这种垂首默然的样子，已知道他们都在为他惋惜难过，心中不禁十分感动！

遂即朗声哈哈一笑道：“各位这份情意，我何天衡非常感激，不过，各位也不必替我难过了，百毒玉蜚失去其一，但能获得其一，已是获益匪浅，虽然不能攻通玄关之窍，若稍假时日，攻通“任督”二脉，并非无望，因此，我何天衡已经非常满足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语声忽地又变得冷峻地说道：“在下目的已达，现在该是在下履行诺言的时候了！”

邛山烟叟闻言已知其意，遂连忙一拱手道：“即请何少侠直说吧！”

何天衡傲然一笑道：“杀害东方昆者，乃北漠双煞！”

一语道出真凶，邛山烟叟不禁一惊，暗道：“怎会是这两个魔头？”

东方明珠乍闻是北漠双煞，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，她知道北漠双煞，乃十邪中的魔头，功力高不可测，芳心不由惨然暗道：“父亲，这仇恐怕女儿无力替你老人家雪报了！”

明知道凭自己的武功，合四婢五人之力量，想找北漠双煞报仇，无非是白白送命！

但父仇不共戴天，不可怕死畏缩不报，落个不孝之名，就是冒万死，粉身碎骨，也得要与北漠双煞拚上一拚！

芳心中一决定，便把银牙一咬，恨声说道：“我东方明珠若不手刃这两个魔头，替亡父报仇，誓不为人！”

语声坚决，有如斩钉截铁，妙目中精光灼灼，刚毅之色映然！

何天衡、邛山烟叟二人，看得皆不禁暗中点头。

东方明珠忽地走前一步，朝着邛山烟叟福了一福道：“于老前辈，侄女因伤痛亲仇过度，致一时不察是非，误会老前辈杀害家父仇人，冒犯之罪，尚请老前辈多予原谅！”

说道，又朝何天衡一福道：“多承少侠赐告杀害家父真凶，东方明珠当铭感肺腑，此去报仇，如能侥幸成功，异日必有一报，倘或不幸，只好图报来世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妙目中已是泪光映然，只差没有掉下！

话落，娇躯倏转，已飘身掠起。

邛山烟叟陡然喊道：“东方姑娘且慢！”

东方明珠半空里柳腰一顿，身形飘落，伫立丈外，望着邛山烟叟道：“于老前辈有何指教？”

邛山烟叟道：“姑娘！老朽与令尊虽无交往，但同为武林同道，令尊遭遇不幸，被北漠双煞所杀，嫁祸老朽，要双煞还老朽一个公道，故意欲与姑娘同行，也好顺便助姑娘一臂之力。”

东方明珠对邛山烟叟这番话，觉得此老侠肝义胆，芳心颇为感激！

不过，姑娘个性素向高傲，虽明知道凭自己的武学功力，找双煞报仇，成功希望实在很渺茫，但却极不愿意借他人之手！

因此，姑娘闻话之后，微一沉吟，正要婉言拒绝之时，忽闻何天衡朗声说道：“北漠双煞，乃十邪中的魔头，武功自成一家，招式诡异，功力深厚，确实不凡，东方姑娘与于老侠同往，固然较好，但恐仍非双煞之敌！”

何天衡说到这里略微一顿，望着二人，又道：“二位一个是替父报仇，一个是要查明为何嫁祸，讨还公道，此等事，本与在下无关，只是刚才二位为在下守护，在下甚为感激，故愿与二位同往，略效微力，不过，这不是交易，乃是奉送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

说罢，哈哈一声朗笑。

何天衡这话一出，东方明珠等人均颇感意外，诧异非常地齐把目光注视着何天衡！

邛山烟叟更是不禁一怔！暗道：“看这何天衡，相貌英俊清秀，面带正气，不像是个阴阳邪恶之徒，怎的性情竟是这么得忽冷忽热阴晴不定？但愿他心术纯正，否则，又将是个武林正道的大敌！”

何天衡自愿前往相助，邛山烟叟当然是求之不得！于是便连忙朝何天衡一抱拳说道：“何少侠肯与同往相助，则北漠双煞必然难逃公道！”

何天衡没有说话，只朝邛山烟叟傲然一笑。

东方明珠本来是要拒绝邛山烟叟同往的，现在一听何天衡也要前往相助，不知怎的，竟改变了原意，默不作声！

邛山烟叟道：“那么我们现在就走吧！”

东方明珠妙目轻睨了何天衡一眼，螭首微微一点。

何天衡忽道：“于老侠和东方姑娘，你们几位且请先行一步，在下随后就来，五天后的夜晚二更，我们可在双煞老巢，阴山千魑谷外树林中会齐，先到先等！”

话落，便撮口一声轻哨。

哨声才落，便立即听得远远传来“希聿聿”一声长嘶，和“得得”蹄声，震破了这寒夜长空的冷寂！

好快！刚才听嘶声还在老远，眨眼之间，便已见到一团黑影，有若风驰电掣般驰来！

黑影闪电般驰到何天衡面前，倏地戛然而止。

邨山烟叟等人这才看清楚，这黑影原来是一只未配鞍辔，通体乌黑，不见一根杂毛的健驴，四蹄仁立，神骏异常，朝着何天衡昂首轻嘶，更将一只驴首，不住地依着何天衡肩膀擦来擦去，状极亲热！

只见何天衡伸手轻抚着驴颈笑道：“小玄！这几个月苦了你了！”

人和畜牲说话，这岂不是个笑话。

何天衡一飘身，上了驴背，朝邨山烟叟等人抱拳一拱道：“咱们千魑谷外见！”

话声甫落，蹄声“得得”，已在数十丈以外。

显然，这只健驴的脚程，不亚于千里神驹！

狂生、健驴，七个人的脑子里留下了一个极深刻的印象！

东方明珠目注何天衡的去处，黑沉沉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芳心不禁感觉有点怅然若失！

但，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，她不知道……

邨山烟叟望了东方明珠一眼道：“姑娘！我们就此动身前往吧！”

东方明珠螭首一点，道：“好！”

娇躯轻晃，身形已然纵起，在四婢簇拥中，衣袂飘飘，向山下疾驰而去！

邨山烟叟连忙伸手一挽抱定龚钰说道：“钰儿！走！”

“走”字才落，已挽着徒儿，掠身纵起，紧随五女身后疾驰追去！

晃眼工夫，已经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。

邨山烟叟走后不久，忽从五丈余外的一座荒冢后面出现一条黑影。

只见那黑影望着几人的去路，发出嘿嘿一阵狞笑后，便也掠起往山下疾驰而去！

夜，静悄悄的，沉寂得简直有点怕人！

西北风阵阵，吹刮得人身上直打寒噤！尤其是在北方，紧接着外蒙地区，在这严冬的寒夜，更是冷入骨髓，耳鼻刺痛！

今夜穹苍虽然挂着一轮皎月，洁白如银，但经那强烈的西北风，一阵一阵地吹刮起地上的枯叶，细沙飞舞，迷漫半空，那银白的光辉似乎也显得昏暗了许多！

时间是二更将近，阴山千魑谷外三数里处的一座树林中，蓦然出现了男女老少七条人影！

是些什么人？竟然成群地出现在这寒夜荒山山麓！

寻幽探胜的，真是豪兴不浅！风雅得紧。

不对！探幽寻胜应该是些自负清高的文人豪士，怎会有女人？七人中倒有五个是少女，而且那两个男人，老的是个老头子，年青的却是个只有十五六岁满脸稚气的少年，根本就不是文人，也不像是豪士！

大概是一些猎户吧？但也不像，出为七人身上虽都佩带着兵刃，但却不是适合打猎用的器械！

那么这些是些什么人呢？这不透着奇怪么！